

谈丛翻译词语



中

9
学出版公司

H31.9
24
73771-75

073771

词语翻译丛谈

陈忠诚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一九八三年·北京

073771

词语翻译丛谈

陈忠诚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40 6¹/₄ 印张 字数: 150(千)

印数: 20,000

1983年12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90220.14 定价: 0.70 元

目 次

写在前面

一、会话篇

说溜了嘴怎么办? (3) “Long time no see”
是洋泾浜吗? (5) “请再说一遍” (7) 不
是会话书上的会话 (9)

二、日常篇

“Breakfast”未必是“早饭”(22) “棒冰”与“刨
冰”(25) 炒蛋、煮蛋、煎蛋、坏蛋和好蛋(27)
“豆制品”的英译(29) 鸡汁、鸡汤和其它(32)
“沏(泡)茶”的英译(37) Smoking English
(39) “手提火炉”、“手炉”、“脚炉”和以“茶杯
暖手”(52) “沙发”≠“sofa”(53) “一身冷
汗”与“汗衫”(55) 没有支架的自行车(57)
安步当车(58) 推乘客上车的人(59) “电话
会议”和其他(62) “信”的种种(67) 几个有
关婚姻的词语(75) 热门货(84) “搭卖”和
其它(85) 柜台底下与后门(86) “黑市”、
“白市”和“灰市”(90) “黄牛”(92)

三、理解篇

“Never mind”另有一用(96) “Dry-eyed”两
义(98) “Recession”, “recovery”和 “depres-

sion”(100) “Wrong-doer”, “good-doer”, “do-gooder” 以及 “good-looker”(101) “砖”、“瓦”之差(103) “Wear”琐谈(104) “Twin”和 “double” 之别(112) “...you name it...” 的汉译(114) 好事还是坏事?(116) “Workers” 只指“工人”吗?(117) “Company” 与 “Corporation”(124) 两个 “生父”, 两种意义(126) “Social sciences” 就是 “社会科学” 吗?(129) “Billion” 知多少?(133)

四、表达篇

“鼠胆”与“鸡肝”(140) 借人(141) 从“手跟”说起(143) “亮子”的英译(145) “火热”的第五个译法(149) “同×”与“-mate”(150) 从“剧目”、“片目”说到“相声”的英译(155) 关于“一连若干天”之类的英语表达(160) “需要若干时间做某事”的三种英译(162) “高”还是“长”? (165) 从“张三李四”说起(167) 英语怎样问生肖?(175) “四人帮”的四种译法(177) “风派人物”试译(179)

五、成语篇

美国的“绍兴师爷”(180) “我看到了三十六枝蜡烛”₁(182) “大雨倾盆”的英译(184) 三个和尚……(185)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的译法比较(186)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直译和意译(188) “枕戈待旦”的译文种种(189) “剑拔弩张”——贵在形象(191) Mr. Second-Guess?(195)

六、随想篇

美国人怎样划“正”字?(197) “V-sign”的理解与

表达(200) 哪来的“雷”? (205) 正词反义
(206) 英语大写的汉译(210) 望文生义
(216) “Backache”比“brother”难译两倍(218)
汉语:英语=4:2(221) 从“这个孩子是这个男
子的父亲”说起(225) “拙政园”笔墨官司的启
发(228) 北京鸭和伦敦鸭的鸣声(231) 春笋
与蘑菇(233) 狮虎结合产仔后的英译汉新问题
(237)

写在前面

一篇文章、一本书，或数千言或数十万言，都是一句句写成的；而一句句的话，又是以词造句的言语产品。故译书译文译句子，都离不开译词——词语翻译值得专门探讨。况翻译而有失误者，亦以表现于词语者为多——全句全文乃至全书都译错的情况是很少见的。这就是本书所以谈词语翻译的契机。

关于词语翻译，谈“动词不但可译动词，亦可译成名词”之类的已经不少了，这里一概不谈。本书主要从词义比较的角度来谈而尤重视其表达习惯。如果此书也有什么特点的话，那便是：多以语言实践为基础，通过分析、比较，探索汉英词语之间的对应关系，讨论翻译方法；取材力求新颖，例证务必信实，内容望能生动有趣，旨在以小见大，寓理论于实例；行文不拘形式——不是板起脸向读者做报告，而是坐下来同读者谈天。至于说得对与不对，读者能有耐心看下去，是不难作出判断的。

关于对象，本书的任务是给英语教师和学生

生介绍实用的词语表达方式，为比较语言学家的理论研究提供素材，向翻译工作者建议符合语言习惯的译名，替双语词书编者的词语档案添砖加瓦，兼为一般读者提供信息，以丰富其文化生活。

为了便于查阅，本书分为六篇。分篇的根据不是某一个划一不二的标准，而是笔者主观上的撰写角度。如从理解角度写的便归入《理解篇》，只是介绍会话用语的便列入《会话篇》；另一方面，如成语翻译既有理解问题也有表达问题，但笔者撰写时是从成语翻译问题出发的，就列入《成语篇》。

本书之得以最后完成，除编辑同志的热忱支持外，还得益于老伴的大力臂助，谨此志谢。

一、会话篇

说溜了嘴怎么办？

写稿撰文，每有笔误(a slip of the pen)；说话发言，亦多口误——一时不慎，说溜了嘴(a slip of the tongue)。前者，不妨于脱稿、定稿之际改正；后者虽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但尽管时间紧迫，如能及时纠正，还是可以弥补的。

会话中纠正口误，贵在及时但又从容不迫。最简便的办法，是稍事停顿(pause)，把口误（及与之密切相连的）部分重新（而不仅是重复）说一遍。这种办法，不但我们的汉语广播使用，英语口语中也同样通用。

教学中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师生间颇有在发生口误时急忙先说“No”，甚至连声说“No, no, no”，然后再重新把口误部分说对的。这与英语口语纠正习惯，似有未合。

第二个口误纠正法，是把口误部分重新说对了之后，接着再说个“that is”，如：

口误：... European Economic Committee.

纠正:...(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that is.**

第三种纠正法,则是在口误之后接着说“(I am) sorry”,“(I beg your) pardon”,“excuse me”,然后加以纠正,如:

口误:...European Economic **Committee.**

纠正:...**Sorry,**(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第四种纠正口误的表达法,是在纠正之前先说“(or) rather”,如:

口误:...European Economic **Committee.**

纠正:...(or) **rather,**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以上这几种表达法,据 *The English Teachers' Magazine* 的报道(1981年8月号第92页),在照本宣科的广播或发言中,以用“(or) rather”者居多。请看:

When we correct what we have said, or make it more exact, we often use the expression **or rather**: He's a **psychologist — or rather, a psychoanalyst.**

— Michael Swan: *Practical English Usage* (Oxford)

此说与笔者同英语民族人士进行口头交际所得印象相同,读者有此需要时,不妨一用。

“Long time no see” 是 “洋泾浜”吗？

少时学英语，寒暑假后回到学校，同学中间往往就把汉语“好久不见”逐词译成英语，互道“Long time no see! ”。当时，大家以为那“Long time no see.”是“洋泾浜”英语，所以谁都不敢在正式场合（上课中、作业里、考卷上……）用，而又谁都愿意在课外说着玩。

这期间，有时也听到教我们学英语的英美人在对学生说“Long time no see”的。我们总以为外籍教师是故意学我们，同我们开玩笑的。因此，我们关于“Long time no see.”是“洋泾浜”英语的印象也就更深了。

前两年看到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日语的副教授三浦昭化在其所撰的《最近的英语问候语》（载《时事英语研究》1979年第12期）一文中提到：虽说“Long time no see”据说是从洋泾浜英语来的，在英语会话中却是可以使用的。

“Long time no see.”究竟是不是“洋泾浜”或“pidgin English”呢？这个问题限于资料*，姑

* 除本文所采的第一手资料外，此语还见于 *A Dictionary of Catch Phrases* (GB 1979)。该词典认为此语源于远东，特别是中国洋泾浜，二十世纪头几年就在英美流传，其后且广为流传（包括英联邦各国）……。又，此语亦作“Long time no behold”云云，尚可参考。

暂且不予论定。但此话之用于非洋泾浜英语，
则是有实例可以佐证的。请看：

1. ‘Penny Sayce looks ancient.’

‘You’d look ancient if your husband
had just died of cancer.’

‘Poor Penny — I say, Ann, whoopee,
long time no see.’

— Iris Murdoch: *An Acci-
dental Man*, London
1971, p.111

2. ‘I say, Mitzi, it’s me Austin.’

‘Austin! How lovely. **Long time
no see.**’

Mitzi was blushing. She was very
pale skinned and given to blush-
es and freckles.

— Ibid., p.24

3. Then there was the man in the
restaurant.

“You’re not eating your fish,” the
waitress said to him. “Anything
wrong with it?”

“**Long time no sea,**” he replied.

— “Alex Thien in Milwau-
kee Sentinel”, *Reader’s
Digest*, June 1980, P.36

看到这里，聪明的读者一定会说：以上最后
一例中的“Long time no **sea**”与“Long time
no **see**”何涉？其实，这适足证明“Long time no

see”之常用:“sea”,“see”同音,句中的 he 出于戏谑,借“Long time no sea”的句型,谐“see”之音,说明所以食无鱼,乃是好久不出海(“sea”)之故。当然,这里也可能还有一语双关之意:女服务员见他不在吃鱼而问他出了什么事儿啦;而他的回答“Long time no sea”不但是“好久没出海了”之意,而且也可以兼有“好久没见到鱼了”的意思。

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可以完全肯定的:如果“Long time no see”不是那么流行,上列例3中的“Long time no sea”也就未必会呈现在我们眼前了。关于这一点,在电话中说的“Long time no hear”也同样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4. ‘Good afternoon,’ he said.

‘Long time no hear.’

— Ed McBain: *Let's Hear
It for the Deaf Man,*
London 1973, P.153

“请再说一遍”

人家说话,可我没听见,要对方再说一遍。这在汉语,不妨直截了当地说:“嗯?”“什么?”或比较客气地说:“对不起,我没听见,请再说一遍。”英语则可以说:“What?”或“What did you

say?", 如果婉转一点则是教科书上常见的“Beg pardon”或“Pardon”, 说的时候末尾要用升调 (“said with the voice rising at the end”)——这是学习者所熟悉的。但因为这是一般教科书和会话书中所见的唯一的说法, 学习者也许就不去注意是否还有其它说法了。其它的说法当然还有, 如“Excuse me?”甚至“Sir?”请看:

1. Speed: I hope you have a cold shower around here.

Jugs: Excuse me?

Speed: I said, ‘I hope you have a cold shower around here.’

— “Mother, Jugs and Speed”, *The Study of Current English*, March 1977, p.40

2. To the rad-lab [radiation laboratory] man he said, “Has it been sterilized?”

“Sir?”

“Has the unit been sterilized?”

— Michael Crichton: *The Terminal Man*, NY 1972, p.58

如果我们不但在英语实践中注意观察, 并且也勤于动笔, 随时记录, 那一定能搜集到更多的说法。这就是: 跳出会话书去学习会话, 学习对话词语的英译。

不是会话书上的会话

英语同汉语一样,有一些问候语和应酬语。其中有的简直同汉语完全一样。比如说,英语说“Morning”,汉语广东话说“早晨”,活象是英汉(粤)对译。但这只是巧合,既是两种语言,当然是异多于同。比如说,熟人见面得问好:“How are you?”这同汉语“你好吗?”就有点儿不一样。因为“How are you?”中的“you”可以指“你”,可以指“您”,也可以指“你们”。所以,如果除说话人外在场的不止一人,比如说还有两个熟人,而同时向那两位问好,那就得把话说清楚了:

1. “How are you both?” I asked.

— Daphne Du Maurier:
The House on the Strand,
London 1969, p.106

对方问“How are you?”此方的反应一般是“Fine...”:

2. “We’re fine”, they said.

— Daphne Du Maurier:
The House on the Strand,
London 1969, p.106

但也可用其它的话来应答,如“...all right.”,“...coping.”:

3. “How are you?” she said.
“I’m all right. How are you?”
“Coping.”

— Peirs Paul Read: *The Upstart*,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1973, p.253

如果问的不仅是说话当时，而是包括说话当时在内的那阵子，那就用现在完成时：

4. “How’ve you been?” he asked.
“Fine. How have you been?”
“Fine.”

— Nancy Freedman: *The Immortals*, NY 1976, p.127

强调一向的情况，也有用现在完成进行时的：

5. ‘Why hello, Mr Ford. How are you after all these years?’
‘Hello, Dr Fawcett,’ Ford said.
‘You been keeping all right?’
‘I’m fine, thank you,’ Dr Fawcett said. ‘It’s been a long time, hasn’t it?’
‘Yes,’ Ford said. ‘That old war kept us all pretty busy.’

— Roald Dahl: *The Wonderful Story of Henry Sugar & Six More*, Peacock Books, 1979, pp.73-4

由例 5 已经可以看出,“How are you?” 并不是英语中唯一问好的话,也可问 “How are you keeping”或“Are you keeping all right?”; 例中的 “hello” 本身,也可用来问候。在美国,以“Hi.” 代替 “How are you?” 使用的特别多(说“Hi” 就是 “How are you?” 的简略话)。还有一种问候和应答则是:

6. — What's new?

— Oh, nothing.

— *Modern English Teaching*, April 1967, p.37

这种问候的话,简直就同俄语的说法一模一样了:

—Что нового?

—Ничего (нового нет).

人们见面,通姓报名后,我们的汉语大概老年人中偶尔还有说“幸会”、“久仰”什么的,一般几乎已经不大说了。在英语则一般不说久仰而得说“... glad (或 nice) to see you” 之类表示“幸会”的话——这种话不但见面时说,分手时也可说(而且如例 9 所示,不必用完成时不定式)。下列各例都是见面时的应答:

7. “Eddie, this is David and this is Robert.”

“Pleased to make your acquaintance.” Eddie shook their hands.

— Thomas Harris: *Black Sunday*, NY 1975, p.202